

第二回 遭誣陷避禍全身 觸權奸盡忠報國

清夜無塵，月色如銀。酒斟時須滿十分。浮名浮利，休苦勞神。似隙中駒，石中火，夢中身。雖抱文章，開口誰親？且陶陶樂取天真。幾時歸去，作個閒人。背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雲。

右調《行香子》

話說梅挺庵為馮樂天餞行，不料韓侂胄闖來，與趙汝愚一番口角，竟成嫌隙。況朝中俱是韓侂胄一黨，梅挺庵殊為落落難容，反不如馮樂天之見機而作。默默躊躇了一回，吟詠道：

進退渾無賴，婆娑已邁年。
雖知麟閣貴，翻覺鹿門賢。
勝友懷金谷，新詞鄙口川。
窮愁老杜甫，合向浣花前。

纔在吟詠，忽長班進稟道：「大相公到了。」梅挺庵甚喜，梅公子早已到面前，即便跪下說道：「孩兒久違膝下，有失定省，乞爹爹恕孩兒不孝之罪。」梅公扶起坐了，把家中事體，敘了一回。梅公子問起朝政，梅挺庵歎道：「吾兒若說起朝政，真令人髮指。」遂把韓侂胄怎樣弄權，前日飲酒間與趙汝愚口角，說了一回。公子惟有痛恨而已。公子見案上一幅箋紙，墨跡未乾，知是父親新詠，把來讀玩了一遍，知有羨慕林下之意。說道：「爹爹，目今兵寇蠱起，奸雄橫肆，朝內並無人敢抗顏諫淨。正朝廷有事之秋，人臣豈可坐視。倘父親解官隱去，止有趙年伯一人，孤立無助，國事漸不可知。」挺庵聽說到此，不覺泫然淚下道：「外有強寇，內有奸雄，目擊世變，寧忍坐視。但念汝瑩瑩子立，上無叔伯可依，下無兄弟相助，年已長大，尚未授室，倘我早不見機，禍不旋踵，如之奈何？」公子道：「孩兒若得功名成就，何患無淑女配合，婚姻事有個定數，父親何必掛心。若得鋤除奸惡，振起朝綱，也不枉食祿皇家，克副為國為民之任。」挺庵點首道：「孩兒若具如此大志，吾即致身於君，死亦瞑目矣。」父子兩人，在衙中說說話話。每日只聞得某官擢用，某官革職，紛紛不一，大都俱是韓侂胄所為。進的是士人，退的是君子。

忽一日，長班進來稟道：「啟老爺，趙老爺不知為甚事，奉旨革職。」梅公大驚道：「這是為什麼事？」公子道：「畢竟是韓侂胄那奸賊。爹爹說飲酒間口角，他便懷恨，就弄計中傷了。」梅公點首道：「是也。」吩咐打轎，公子就著徐魁跟隨去。一逕到趙家門首，只見家人早已搬運行李，就作起程的光景。梅公不勝駭異。家人進稟，趙汝愚出來迎接道：「正要過來奉別，不期年兄玉臨，最妙的了。」遂攜手同進後書房坐定。挺庵問道：「年兄為著甚事，促忙束裝？小弟適纔聞報，將信將疑，故此特來問候，不意果有此事。」趙汝愚道：「可恨那韓侂胄這奸賊，為前日在府上起的禍端，在聖上面前，誣以同性居相位，將不利於社稷。況倡引偽學，謀為不軌，宜革職罷去。」挺庵道：「年兄何不隨即上一辯疏，表明真偽，豈可隱忍受此不白之冤。」趙汝愚道：「目今賊烽四起，權奸用事，使弟朽骨得歸故里，此乃恩旨萬幸的了。縱使此番辯白，勢必更生謗議，被其中傷，莫若順受而去之為妙。但可惜好端端一個天下，斷送於奸賊之手。」挺庵聽說到此處，不覺髮指衝冠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不過一言小隙，便誣陷大臣含冤而去，難道把社稷生民，坐視不理，聽其傾復。罷！我梅馥今日誓與此賊做個死對頭，勢不兩立的了。弟今晚回去，連夜修本，數盡權奸之惡，昭雪忠直之冤，將此賊碎屍萬段以謝天下，方快吾心。」趙汝愚道：「我倒勸年兄，大廈將傾，非一木所能支。年兄莫若明哲保身，何苦自投羅網。」挺庵把案一拍道：「忠良盡已遷徙，滿朝俱是奸黨，只有年兄與弟兩人，今年兄罷去，弟若再杜門鉗口，坐視不救，則平日之忠肝義膽何在？倘進微言，幸得感悟聖心，並年兄亦得起復，共襄國事，庶不負吾一點赤衷耳。」正議論間，趙家人進來稟道：「老爺行囊俱收拾停當。」趙汝愚一向做官清廉，住所並無資蓄，惟有殘書數卷。只帶小童一個，名喚文兒，老僕一人，名叫周成。旨意一下，巴不得脫離虎穴，故此收拾起身得快。正是：

籠雞有食湯鍋近，野雀無糧天地寬。

卻說趙汝愚就辭別起身。挺庵道：「倉卒中小弟未曾備得杯酒奉餞。」喚徐魁吩咐道：「你先到城外去，借一個空閒的庵舍，治酒等候，我同趙老爺就來了。」趙汝愚因平日為人不趨炎附勢，朝中相契的少，此日或有假意來送行的，趙汝愚先吩咐家人，倘有大小官員來送行，俱婉言辭謝，不必通報。故此惟梅挺庵與趙汝愚二人，不乘馬輜，攜手同步出城外。徐魁接到一個庵內，名叫雲水庵。酒肴早已完備，二人遜位坐下。因此處耳目嘈雜，不便談及正務，略把家常世事，閒敘了幾句。二人互相酬酢，痛飲一回。天色將暮，趙汝愚起身辭謝道：「今日一別，未知何日再得相會，年兄凡事須要相時而動，不可急驟，恐取禍患。」再三叮嚀，分手而別。有一首《長相思》的詞，單道趙汝愚歸去的意道：

青雲志，山水情。各人心事不相倫，歸帆江上輕。
子侯門，僕歡迎。今朝閒暇撫瑤琴，落得酒盈樽。

趙汝愚怡然就道，毫不介意。倒是梅挺庵，怏怏如有所失，直待回首望不見趙汝愚，然後一路忿恨歸家。梅公子迎著道：「父親為何這晚回來？」挺庵將罷去情由、送別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梅公子道：「父親主意若何？」挺庵道：「我今連夜修本，誓與此賊，勢不兩立。」梅公子道：「父親且須斟酌，趙年伯已去，孤掌難鳴。倘此本一上，觸怒奸惡，矯命賈禍，有誰救援？」挺庵拍案說道：「人臣為國為民，當臨難不苟，若望人救援，非所謂社稷之臣也。況人生在世，總有一死，但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只要死得其義，寧敢違顧身家。吾此一舉，七尺之軀，聽命於天矣。主意已決，不必再計。」遂進書房，燈下繕寫停當。正是：

一字一淚詞意切，望得君王悔悟心。

父子二人，互相捧誦，贊歎不已道：「本內忠奸洞晰，詞意懇切，自然感格聖心，中興之兆，全在此一舉矣。」時聽漏下三鼓，入朝尚早。梅公子身子困倦，和衣睡倒榻上。挺庵又將細細檢閱一番，亦覺精神疲頓，隱几假寐。但見一人，金襴紅袍，對梅挺庵道：「兄的忠心為國，真可欽敬，但恐無補於國家，當以愚父子為前鑒。」挺庵方要問個詳細，被梅公子喊叫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挺庵將夢中事與公子聽了。因問你又為何喊叫。公子道：「好奇怪，孩兒剛朦朧睡去，只見四、五個紅袍官長，兩眼淚流，對孩兒若有話說，一時懼怕驚醒。據孩兒看來，這必是梅氏祖宗。上此奏牘，恐非吉兆。」挺庵望空拜禱，大哭道：「臣等謹此叩禱。」

不敢效你之精忠，然梅馥亦不是畏死的。倘忠靈不爽，使奸惡伏辜，朝綱復振，則吾之一死，比生豈不勝過萬倍？」又拜道：「祖宗，祖宗！馥雖未嘗建功立業，光耀祖宗，今保佑上此一本，感格天心，乃見祖宗陰靈所護。」拜一回，口中祈禱一回，不覺五更三點時分，即忙端笏入朝，指望面聖痛諫一番。誰知事不由人，正值天子有疾，不視朝。只得將本付與接本官送進，歸來候旨不題。正是：

咫尺龍顏隔九重，良言何得達天聰。

可憐空抱扶危志，留得忠名千古風。

卻說那接本官，被韓侂胄一向囑咐，倘有關係的奏章，俱按捺不上。那官巴不得奉承他，不拘什麼奏章，俱要開看。此日將梅挺庵本揭開一看，大驚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險些兒被聖上見了，大為利害，自當捺起，圖個安靜。倘韓大人看見，怎肯干休。這是梅老兒自來惹禍，我落得將去討好。」正在喃喃自言自語，韓侂胄恰好撞來問道：「你在這裡獨自一個說些什麼？這奏章是誰的？」那接本官，滿面堆笑，鞠躬將本遞上道：「大人洪福齊天，不然幾乎弄出事來。」韓侂胄揭開看道：

國子祭酒臣梅馥謹奏。為黜奸遠佞，進賢禮士，以固社稷，以振紀綱事：臣度今之急務，在於外靖強寇，內抑權奸。然其間有先後之分，輕重之勢，貴於端本清源，正心術以得其要耳。古來隆盛之世，都口吁嗟垂裳而理者，未有君子遠黜，小人秉政而期獲文明之治也。故欲靖外之強寇，必先制內之權奸，欲制內之權奸，必重用遷外之忠良。忠良進而權奸不得肆其欲，權奸制而忠良得以展其謀。則恢復之功，易如反掌，而隆盛之風，何難再見於今日也。臣所謂權奸，莫過於韓侂胄。排斥正士，引用邪黨，侮弄朝政，荼毒士民，罪惡滔天，不能殫述。如朱熹等闡發正心誠意之學，實萬世治平之綱領，誣以偽學革黜，吏部尚書趙汝愚，勳勞著社稷，精忠貫天地，卒受黜傷而去。誣陷忠良共計一百十五員。邊寇猖獗，奏牘如山，俱蠱蔽而不上達。內無敢諫之士，外無勇死之兵。將見朝綱日替，而國勢漸不可知矣。此臣之痛哭流涕，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也。仰祈聖鑒，俯察愚衷。請速誅韓侂胄，以快人心，召升趙汝愚，以廣賢路。道學尊而教化立，主術端而臣下服。願陛下上畏天命之不易，追念二帝之徂艱，當朝做夕惕，而勵精圖治者也。則社稷幸甚，萬民幸甚。臣冒死謹奏，俯伏待罪之至。

看罷，大怒道：「梅馥這老狗，我姑容你在朝，不來計較你，你倒來捋虎鬚，我且先下手為強。」假御筆批了「冒忠欺君，誣害大臣」的罪，立時處斬。看官聽說，難道殺一個大臣，竟不通知聖上就是這般容易。不知韓侂胄當日陷害了無數忠良，不單是梅挺庵一人。要知奸臣弄權，蠱惑天子，無所不為。秦檜十二金牌，不過敢於矯詔，忍心害理，毫無忌憚，朝廷便斷送他手裡，這是閒話。

且說假聖旨一下，那些校尉，如狼如虎，蜂擁奉法，那個敢說聖旨是真是假。梅挺庵看了旨意，面不改色。公子大哭道：「孩兒真千古不孝之罪人！昔日父親欲休官隱去，被孩兒勸阻，誰知今日受此奇冤慘禍。」挺庵道：「陷親不義，謂之不孝。今使為父的做一個忘身報國的忠臣，此乃千古大孝的榜樣。事已如此，不必悲痛。」附耳說道：「奸險不測，恐移禍於汝。況你初到這裡，外人並未識面，速速收拾行李，歸家發憤讀書，異日繼我之志，倘得膺力皇家，那時復仇除惡，豈不是忠孝兩盡。」不待校尉催促，拂袖而去。到法場上，看的人人髮指，聞的個個墮淚。臨刑，仰天大罵奸賊韓侂胄數聲，真個氣沖牛斗，精貫日月，望北遙望，口占一絕云：

一死何足惜，奸雄恨不除。

忠魂終未已，日日繞丹墀。

天下顯隱士宦，俱欽敬他的忠心貫日。許多弔贈詩詞，不能悉載。在下曾記得一二云：

義氣凌千古，忠心拜九重。

片言期悟主，一死恨奸雄。

落日悲鄰笛，秋風咽斷鴻。

西臺月暗冷，血淚染蒼穹。

又云：

江山如舊故人非，一點丹心付夕暉。

漠漠層雲愁不散，茫茫四海恨重圍。

風塵久失煙霞侶，涕淚空沾薜荔衣。

掩映庵扉幾枝柳，數聲哀切暮鴉歸。

梅公子看見父親受刑慘死，好不悲痛，哭得死而復甦。恐奸惡移禍，只得依父命，吩咐徐魁：「你在此將老爺屍首買棺盛殮，暫寄寺院，料理定妥回來，我先收拾行李潛往去也。」梅公子星夜回去。

這裡徐魁買一具上好棺木，盛殮了，就借前日送別趙汝愚的雲水庵內停寄。又備了一桌菜蔬，祭奠大哭，哭得庵中僧人，都流淚起來。徐魁安頓停當，然後回家。真個：

哭到傷心處，旁人也淚流。